

朱天曙 編校整理

周亮工

全集

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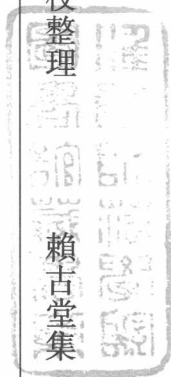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

798732

周亮工全集

朱天曙 編校整理

賴古堂集（上）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798732

1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周亮工全集/(清)周亮工著;朱天曙編校整理.

南京:鳳凰出版社,2008.12

ISBN 978-7-80729-205-0

I. 周… II. ①周…②朱… III. 周亮工(1612~1672)—全集 IV. 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8)第 176896 號

書 名 周亮工全集

著 者 (清)周亮工 朱天曙 編校整理

責任編輯 王華賓 郭馨馨

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

發行部電話 025—83223462

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金壇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

江蘇省金壇市晨風路 186 號 郵編 213200

開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張 286.875

插 頁 93

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標準書號 ISBN 978-7-80729-205-0

定 價 1800.00 圓(全十八冊)

(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,電話:0519—82338389)

周亮工全集

洪亮題





周亮工像(禹之鼎繪,美國私人藏)

渡盡黃河客恩涼
 朱全荒一泓水鷗如宦數
 版黃泥棗代桑退約家園編
 葦屋楚偏雨夜夢蕉堂高堤
 且蛟蘭陵酒不識誰能忘故
 鄉

黃河舟中作似
 茂叔世兄政之

周亮五



周亮工隸書自作詩冊頁(美國私人藏)

訂古文眼底何人為續客林
中許我結重茅長實只合終
身醉夢老猶慚下念淪莫
憶燕齊間越路門前芳少
費相教

高蔚生

我友高岑國士風少辛期低
累以公但悲龍劍猶藏匣不
信帆縣可掛弓白首一來新
雨後青溪酒盡暮烟中蔚
蘿兄弟牆東好一字休教布
古通

己加餐

鄒方魯

板橋巷隙種桑樹織屨先
生懷悼家只識前修真寂寞
應知後美賤繁華開心明
月人千里過眼煙雲盡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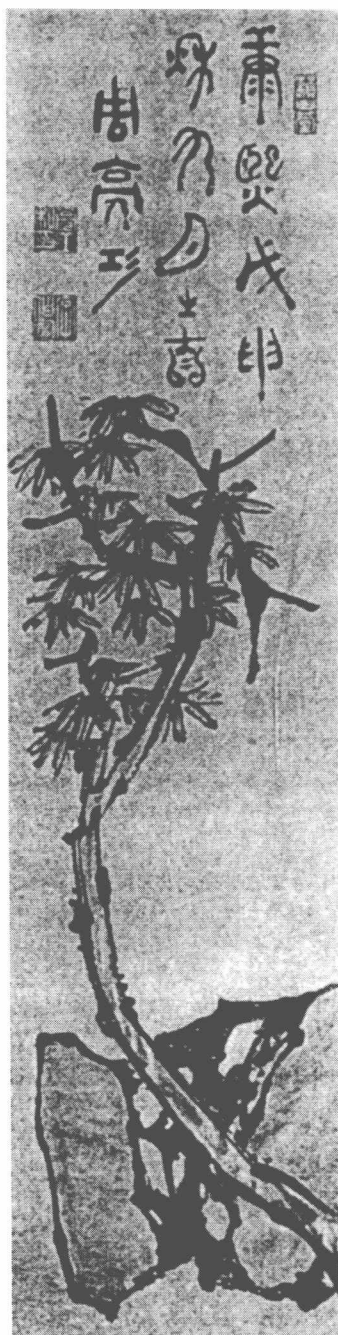
肯羨東隣釜底熱寒門久
已節松霞

樊會公又新

兄弟東園戶自封不教公見
金龍踈慘夢聽長橋雨破
硯般磨近寺鐘白墜荒唐

潦倒泥途漫自哀
 波庭許爾步蒼臺
 不知鴻點終無何
 住漸喜鴈情肯下來
 絕代雄文賞
 發盈函妙石愧
 三災衰殘竟有是
 揚思而懷新
 造大海開
 渭清道兄以海鴈集見示
 端石賦此請正
 柳下同學周亮工

周亮工 行書自作詩軸
 (濟南市博物館藏)



周亮工 楓枝圖軸(美國私人藏)

周櫟園先生手定

賴古堂文選

本衙藏板

周亮工輯《賴古堂文選》扉頁（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）

序一

卞孝萱

祥符周亮工樸園氏，積學能文，著述等身。內容豐富，涉獵廣泛。頗有深造之詣，不乏獨見之明。張之洞《書目答問》之藝術類，舉歷代典要可資者二十七種，列入周氏《讀畫錄》、《印人傳》二書，可見其爲儒流所重。

周氏由明入清，當時滿漢相傾，成爲風氣，周氏屢躓屢起，不死爲幸。但周氏好士憐才，交遊甚廣，《讀畫錄》、《賴古堂書畫跋》所記者，皆其交遊之人。前者專言繪事，兼及交情，讀之使人忘倦，而遺聞軼事，亦賴以不墜，洵畫史最好資料也。後者輯自《賴古堂集》，「多敘其交遊情事，煙霞之契，投贈之雅，猶可得其仿佛也」。（見余紹宋《書畫書錄解題》）可見周氏著述，有助於知人論世，可供考索。

清乾隆時，周氏著述，橫遭禁毀，原書難覓。後世流傳之本，每與原本有異，世以爲憾。朱君天曙立志網羅散佚，不辭艱辛，編成《周亮工全集》，共十八冊。如《通儘》、《全灘紀略》、《白浪河上集》、《萬山中詩》、《瑞木紀》、《楊升菴朱鬱儀兩先生著述目錄》等，或爲孤本，或爲珍稀本；如《因樹屋書影》、《同書》、《讀畫錄》、《印人傳》、《閩小紀》等，選最早刻本；又收集周氏所輯之書，如《尺牘新鈔》、《藏弃集》、《結鄰集》、《賴古堂文選》、《賴古堂藏書》、《賴古堂印譜》等。更從清代以來典籍中，輯錄《賴古堂集》外之作品，作爲補編。並匯合周氏之傳記、集評等，附錄於後。洵可謂備載靡遺，集周氏著述及生平資料之大成。

朱君好古敏求，曾先後在揚州、南京學習，以優異成績獲博士學位。與余談文論藝，甚爲契合。今值《周亮工全集》出版，歡喜讚歎，不辭老拙而爲之序。

戊子穀雨，卞孝萱於南京大學冬青書屋，時年八十有五

序二

蔣寅

予流覽清人文集，竊見上下三百年間人物，以才雄學富、博物多聞而度越前賢者，固不乏其人；至以一藝之工顯名於世、流譽久遠者，亦未可更僕數。若乃必求博學多能，才情倜儻，而又富收藏，精鑒賞，廣交遊，樂善好施，表章寒素，堪爲當世及時雨者，則非浚儀周櫟園其人莫屬也。櫟園名亮工，字元亮，又字減齋，故世多稱其號櫟園先生。其先世自金陵徙金谿之櫟下，迄祖輩復自櫟下徙江寧，再遷大梁。公以萬曆四十年四月七日生於金陵狀元境祖居，康熙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於焉終老，雖曰占籍祥符，而實吾金陵人也。

櫟園自幼力學彊記，年未弱冠，即操選政。及壯爲宦四方，仕途坎壈，罷官者三，繫獄者再，人也

不堪其憂，而公讀書吟詠，不改其樂。其非襟懷坦蕩，定力如山者，能有是哉！夫孔門以四科設教，德行則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，言語則宰我、子貢，政事則冉有、季路，文學則子游、子夏，蓋各擅其所能而弗克兼有。迨後世之儒流，擅長文學者或不嫻於政事，精於理道者或稍歉於風雅，甚矣求通才之爲難也。櫟園先生夙稟經濟之才，復兼諸藝之妙，鑒賞收藏之外，戎馬案牘之暇，筆墨不離諸手。予觀清初文人，著述之富，無過顧、黃、王三老，外此則牧齋錢氏、西河毛氏、新城王氏、竹垞朱氏及榕園李氏，諸公或志在經史考證，或耽於性理之說，或專蒐掌故軼事，或旁及金石小學，姑勿論卷帙，即以涉獵之廣而言，殆無出櫟園之右者。蓋櫟園平生著述，遍及四部屬類：曰《全灘紀略》者，時事實錄也；曰《閩小紀》者，閩省之史志也；曰《印人傳》者，印史之發軔也；曰《廣金石韻府》者，金石考訂也；曰《讀畫錄》者，美術專史也；曰《因樹屋書影》者，掌故劄記也；曰《鹽書》者，鹽政專門志也；曰《平心錄》者，教化訓俗之規也；曰《字觸》者，字謎遊戲也；曰《相編》者，觀人相術也；曰《同書》者，

輯古人事相類者也；曰《刪定虞山詩人傳》者，存一時詩人之傳記也。復出其所藏，薈萃而成編，則有《賴古堂印譜》，所藏璽印之集粹也；《賴古堂文選》，近人文章之佳選也；《尺牘新鈔》、《藏弃集》、《結鄰集》、《牧靡集》，時賢書翰之巨編也；《名公對聯耦雋》，錄時賢之佳聯，而輯爲一書也。凡此等等，不惟見拳拳表章之殷，更令人向慕風采，想像其爲人。時稱「先生言妙天下，文章風雅，冠絕當時，學者尊之若泰山，歸之若百川之赴海」（姜承烈《書影序》），殆非虛語矣。晚年嘗取平生著述而次第之，編爲全稿，繕寫成帙。一日忽有所感，盡付一炬，並舊所刊諸書亦皆焚之。以致畢生撰著，多有佚缺，或知其目而無其書，或有其書而無所求矣。乾隆間四庫館開，櫟園著述因涉違礙，屢罹抽毀，傳世寢稀。迨至今日，散見於公私之藏者，若存若亡，治清文史者，遂有文獻難徵之歎。

興化朱君天曙，承板橋道人遺風，工書善印，潛心于書學，嘗師從風齋黃惇先生，膺藝術史博士學位。以予誼屬揚州大學校友，通書下交，復以負笈清華園之便，時枉過茗話，論文談藝，古人所云切磋

之樂，莫逾此也。予近治清人詩學，略諳櫟園文章學術之概，既悉君治《印人傳》，蒐輯櫟園著述差備，亟慫惠彙編全集，影印行世。君爲之鼓舞，旋以所得櫟園著述全目見示，予覽之且喜且訝，乃櫟園著述若此之富，而君之所輯若此之備乎！若《萬山中詩》、《全淮紀略》數種，足徵櫟園早年文學、事功之跡，而爲向來論者所未及，今得編入全集，豈但櫟園之幸，亦論文考史者之幸也。年光荏苒，倏忽歲周，君以全集告藏，來書徵序。予嘉君積數年之力，編錄考訂，成此巨編，考索勤，採輯廣，體例精，其光大先哲，沾溉後學之功，誠有足多者。爰識數語，聊申必恭敬止之忱，並附不朽。夏曆丁亥歲秋八月二十三日金陵同學弟蔣寅謹撰，時距櫟園先生下世三十三十五年又二月。

前言

明末清初是一個被學者們稱之為「天崩地裂」、「天翻地覆」的巨大動盪時代。周亮工作為這個時期的著名文人、學者、詩人、藝術鑒藏家和評論家，見證了明末清初社會的變革和文化藝術的繁榮。

周亮工又名周亮、周圻，字元亮，又字減齋、伯安，^①號櫟園、陶庵、櫟下先生等。生於明萬曆四十年四月初七（一六二二年五月七日）子時。先祖為南京人，後留居江西金谿，河南祥符籍。^②五歲入家塾，誦讀過目不忘，蒙師驚異而不敢以童子相待。^③十歲不到就嶄露頭角，在經書中識得聖賢大意。天啟三年（一六二三），父文煒以太學生為諸暨縣主簿，不避強禦，多所平反，「不以卑秩自解，凡事不便民者，力爭於令，必得當然後已」。^④終因與縣令有隙，天啟五年（一六二五）左遷王府官，竟以病棄官

回南京，以觴詠為樂。善詩文，有《詩數》、《四留堂詩集》、《旅塵集》、《適倦集》、《觀宅四十吉祥相》等著作。^⑤周亮工十三歲時，曾隨父在諸暨、杭州遊玩，寫詩寄情，^⑥時人稱：「高於門者必在是。」^⑦劉遞生於佑國庵講學，亮工聽受數年，頗有心得，後劉氏著《標鮮講義》多採入。^⑧稍長，文筆出手不凡，與友人高阜等以復古為己任，不肯隨附時調。艾南英稱：「斯文不墜，賴有斯人。」^⑨新安吳眾香於高座寺開星社，周亮工與黃宗羲、吳道凝偕往，蘇州林雲鳳贈詩，有「慈恩他日題名處，十九人中肯見容」句。後周、吳兩人皆登第。

周亮工在南京，因北籍不得入院^⑩，二十一歲隨父至祥符，次年館張民表家，教其子讀書。二十三歲時，受知于祥符知縣孫承澤，府、縣試均得第一名。崇禎十二年（一六三九）中鄉試，翌年中進士，與同年金堡、方以智結為友人。^⑪崇禎十四年（一六四一），亮工知灘縣，理繁治劇，祛弊發奸，^⑫政績斐然，縣人為建生祠。崇禎十六年（一六四三），舉天下廉卓吏十人入京師，周亮工名列其中。灘縣人燃香步送至德州，時以為「未有盛事」。^⑬明

亡時，周亮工方授浙江道監察御史，^④曾投繯以殉，被家人救下。^⑤聞「上已南渡」，亮工亦回南京侍奉父母。後因不肯聽馬士英、阮大鍼彈劾忠臣劉宗周，奉父母隱居於牛首山，不入城內。^⑥

清順治二年（一六四五），豫親王多鐸兵下江南，首命亮工以原官招撫兩淮。亮工以生民爲重，出而應命。^⑦兩淮初設鹽法道，亮工首任其職。^⑧次年調淮揚海防道兵備參政。順治四年（一六四七），遷福建按察使。在閩賓禮遺老，撫循殘黎，^⑨爲閩人所頌。順治六年（一六四九）升任福建右布政使。

至順治八年（一六五一）間，福建武舉王國弼及貢生馬際昌、穆古子、蔡秋浦、蔡開南、史東來等創立南社、西社、蘭社，黨類繁眾，作奸犯科。亮工申請督撫勘明定罪，刻石南臺，列馬際昌及餘黨姓名。後王國弼、馬際昌、蔡秋浦、蔡開南四人死於獄中。後督臣佟岱到任，馬際昌等親屬鳴冤申訴。順治十年（一六五三），升爲左布政使，次年，詔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奉調入京。離閩日丁壯號哭，老人兒啼，不忍其行。^⑩順治十二年（一六五五），又升戶部總督錢法右侍郎。就在此年七月，佟岱列亮工貪酷等條

款彈劾之。^⑪亮工因解任，赴福建聽質。會鄭成功軍襲福州，巡撫宜永貴從士民請，以亮工守西門城，城賴以全。未就質時，按察使田起龍等據證佐定讞，及亮工至，質問皆虛妄不實。獄中著《北雪詩》、《因樹屋書影》。順治十七年（一六六〇）春，自定其詩爲《刪定賴古堂詩》，由長子在浚刊于江寧。法司論罪如前讞，恩詔予減等，改徙寧古塔，未行而遇赦得釋。順治十八年（一六六一）三月返江寧，與程邃、孫枝蔚、汪楫、許琬等文士遊。

康熙即位，追順治帝意，以亮工守閩之功，起爲青州海防道。^⑫在青州，亮工剛方嚴肅，豪猾畏避，治農具數千件給農民，田地得以耕種。^⑬還于烈日中考察百姓生活，解救民困。康熙三年（一六六四），青州大旱，亮工上書巡撫請朝廷賑濟，又使人馳赴各縣，榜示通衢，先取賦籍，核定其數，使胥吏不得爲奸，然後單騎從部使按戶賑之，青人爲立德政碑頌之。^⑭

康熙五年（一六六六），周亮工遷江安督糧道，翌年六月代理安徽布政司事，輯成《賴古堂印譜》，鈐印二十五部。康熙七年（一六六八）又調江寧糧

署任職。此時漕政大壞，奸胥蟠踞糾結，誹謗周亮工。康熙八年（一六六九），漕運總督帥顏保疏劾周亮工縱役侵扣諸款，旨革職查辦。第二年才事白獲釋。經此兩次彈劾，亮工生拂衣之志。此年，復取所著諸集而次第之，增以《偶遂》、《恕老》近詩，合爲全稿，繕寫成書。後忽有所感，「盡取焚之，並舊所梨棗，亦付一炬」。康熙十年（一六七二），有吳越之遊。康熙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（一六七二年七月十七日）午時病卒。長子在淩等葬其于江寧縣朱門鄉梨莊。

周亮工方頤丰下，目光如電，性格駿爽，孝順父母，兄弟睦好，數十年如一日。負經濟之才，臨機處事，鎮定自若。其一生貢獻，概括起來，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。

一、他的詩文獨抒己意，又見古意，在清初文人中堪爲典型。他文推司馬遷、班固，「學有本原而融液屈折，峭博奇麗似韓柳」，「論詩每以切題、自道性情爲主，而所得矜奇，漸老漸熟似李杜」。他論詩文，強調要分清源流，一時之文要能體現一時之特色，反對詩文中的「泥守」。他引太史之所言：

東古今人文章使出於一，其勢有所不能，合古今人不一之文章，使劃然各守其一，其事亦有所不必也。文之有周秦，有漢魏，有六朝，唐宋，非必有意期爲是體也，亦非初有是體而規規焉，有所程量而爲之也。質文之相生，繁簡之遞變，行乎其所得不然，而矯乎其所得不止。舉數千百年之手筆，若一人爲之華實，一文爲之源流者，豈非兼鎔並茹，氣運之流變無方，即使更翻迭出，亦各成一氣運者乎？而後世之士，惟見已然，取前古之製作而衡量之，曰：若者爲周秦，若者爲漢魏，若者爲六朝，唐宋，以至龍門、扶風、子山、孝穆、昌黎、廬陵諸家，紛紛同異，共相犄角，若涇渭之不可淆，而蒼素之不可亂。作爲文字，規模往轍，爲周秦者，若不許人更爲漢魏；爲六朝，若不許人更爲唐宋。而通方之論，則又曰：方其爲唐宋，不可雜六朝一筆。方其爲漢魏，不可雜周秦一筆。因使執筆爲文詞，未暇抒思，先期嚴體，方尺之楮，若限鴻溝，惟恐一字之稍踰出乎此而即入乎彼者，豈復有凌雲吐虹之致度，

足以俯視一世者乎！

周亮工喜此論與其甚合，「因請生平所爲詩古文集倡導學者」。^④文學是歷史的延續，是不可分割的，先秦、漢魏、六朝、唐宋的文學每個時代都有其自身的特點，這是「分」，但總的來看，又是連貫而「合」在一起的，不應孤立地來看待它，宗秦漢與學唐宋是可以「合」的，並不矛盾的。他還對唐宋派追隨者創作上的偏弊進行了批評，在《南昌先生四部稿序》中，他說：「余見數年以來，文人競尚八家，歎息之音，嗚咽滿幅，層迭之句，反復連篇，自以爲韓、柳復生，曾、蘇再見，而不知不至復入于晚宋不止，亦何以厭向者慕效王、李之心？彼趨王、李而斟酌之，去其穢纖，根極典要，著爲沉博絕麗之文，不出數年，必將大勝乎爲八家者。而八家醇潔簡勁之風，反至代受誣呵漸滅，不可再振。雖詩文異轍，揆其大要，均之不出乎此也。」^⑤他不主張單純學某一時期某一派，主張「樹千萬五色幟」的融通博大的藝術風格，反對「一幟一色」的單一追求，^⑥這些觀點突破了明代人對流派的狹隘認識。

周亮工還主張詩文要有「己意」，同時又要合「古意」，反對「時風」。他認爲，「予於古文之道，固未及窺，而甚傷乎今人之文之靡，思一返諸古」，所編《賴古堂文選》，「務求合于歐、曾諸大家者以救正之」。^⑦又稱：「文壇穢雜，弟鑒于千子（艾南英）『文妖』、『文剿』之說，思以一選正之」。^⑧他曾論詩引前人所說「學古人者，只可與之夢中神合，不可使其白晝現形」，與古人意合但不蹈襲古人，得到袁枚的推重。^⑨他反對綺靡輕弱、深奧假古的文風，推重艾南英這樣的作家，追求雅正的古文風範。^⑩

二、周亮工注意搜羅遺佚，他的筆記保留了大量同時期文人的文學、書畫、印章以及地方風物等資料，爲我們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和文化提供了許多可資的文獻。許多當時就將湮沒的詩文和名不見經傳的文人、藝術家得以流傳下來。他畢生以書爲業，編刻書甚多。《征刻唐宋秘本書例》稱：「司農世以書爲業，嘉、隆以來，雕版行世，周氏實始其事。遊宦所至，不遺餘力。」^⑪如所選《尺牘新鈔》、《藏弃集》、《結鄰集》等，闡幽之功尤多。又嗜書畫與印章，凡詞曲印篆書畫通一藝以上者，